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四明文徵卷十六

清鄭袁 鈞陶軒輯

元英先生傳

孫郃

方干字雄飛新定人徐凝一見器之授以詩律爲人質
野喜凌侮每見人設三拜曰數禮數有三識之者呼爲
方三拜貌寢又兔缺有司以故不與科名隱會稽之鏡
湖及遇醫補唇已老矣因終身不出嘗謁姚合合意侮
之覽詩卷爲變容敬禮列郡湖州鄭仁規建州李頻九
江陶詳益於干契分爲深初會稽守王龜欲薦干諫署

不果歿後宰臣張文蔚奏文人不第者十五人干預其數追賜及第工律詩鍊句字字無失有高堅峻拔之目自咸通得名迄文德江之南未有及者後進私謚爲元英先生集十卷

謝翱傳

任士林

謝翱字皋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饒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侖儻有大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如唐

櫺過姑胥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句越行禹窆閭北
向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侯濤山感夫子浮桴之歎則
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
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蠲焉食歌闕
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游空
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
顧盼悲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
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踟躕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
若翔者章皇山澤惡夫涕之無從也旣客浦汭往來桐

廬人翕然從翔學所爲歌詩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敘事有良史材作南史帝紀二十贊來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佳山水必有遊記當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間遺事故跡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克克入矍相持解不去憎聞翔翔自若也易曰浚恆貞凶无攸利翔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也精

神漂散鬼語神詞變幻不測翺豈平伍耶初翺無恙時
得唐方千舊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翌
諸賢爲文祭臨水之神避地於此翺曰死必葬之作許
劍錄追疾革語其妻劉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
之地方鳳果聞訃至與吳思齊馮桂芳方幼學于方燾
翁衡翁登奉骨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皦曰信矣哉
其徒吳貴買田月泉精舍祠曰晞髮處士歲時奉烝嘗
云贊曰唐宰相董晉爲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已稱
隴西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度乃不引用愈愈作弔田

橫文以著其哀若翺者夫亦橫之客也歟

吳思齊傳

□□□

吳思齊者字子善婺永康人其先世處之麗水父邃龍川陳氏自出大父時家焉以父任入官有能聲既老失仕恂恂爲鄉人嫁兄弟之孤無歸者穀其鄰之免女欲棄者棺死無以斂者意洽如也逮貧不悔有寒疾耳聾聾不聞人事賴不與世接獨婺方鳳閣謝翺睦方壽友善著老氏闕疑等書晚號全歸子全歸子生穎悟仲父監丞公天澤器其材卒授其學初父邃仕員郎當補官

讓庶兄者再監丞公曰母廢嫡然非其志志在科目自
奮故征商新城日猶樂舉子試中舉攝嘉興令善聽微
決疑語在全歸子自述洪提刑起辟置類田吏用事者
言辨此可通籍思齊曰以民怨祿非得也婦翁方饒州
登爲人少裁制謀以自近思齊執子壻禮不衰終不就
其有守自立如此賈氏方柄國上將以鹵簿臨其母喪
文侍郎及翁言不可然畏禍中悔思齊以書勸之曰叱
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已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臺爲
太府少卿丞相直堂有勲籍思齊以書正之曰公宅百

揆以貴戚廢公論世誰賴乎其自強敢言如此惟自強
故不以貧屈惟有守故不以勢移屈且移則終始相渝
或虧其中以取售其能以全歸乎或曰人事通塞昔智
今愚常逢其固也何全爲是不然茲其所謂全也山林
川澤之閒引若人以自媚如橫空之參耿耿生白察曙
色者有徵惜乎其自閼者深其根於遠者不宏也詩曰
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
見有恆者斯可矣及觀侯命錄斷自孔曾以下死生瞭
然貞焉矣贊曰余識謝翱得其詩以唐杜甫自律翼以

二李其傳乎遇方鳳道謝翱已死葬於釣臺之南與方
干隱相望言於邑泣下出所書全歸子自述至曰天奪
炳燭之鄰畸窮孤危如鼎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信
者夫

宋進士袁鏞忠義傳

蔣景高

袁鏞字天與四明鄞人治春秋有文武才尙氣節中咸
淳辛未進士第以父憂未卽仕時宋事日蹙宗室趙孟
傳由華文閣直學士兼沿海制置使鎮撫四明將作少
監奉御謝昌元亦寓於明故與鏞相友善鏞因倡言曰

時不利矣顧公等食君之祿爲國重臣鏞亦忝進士名聞朝廷爲臣死忠此其日也幸無忽三人者因相結納誓以死殉國德祐丙子元兵至鄞遣游騎十八人候於邑之西山資教寺二人肆謂鏞曰爾第先往曉以逆順我二人卽將兵繼之鏞往遇其騎將首問行在存亡爲之開陳大義具言四方勤王之師日至恐汝北歸無日北兵聞之疑信猶未決明日大軍四集趙謝懼乃以兵獻於慈溪之車廐鏞失援被困因挺身與接武自辰至酉力不支爲所擒元將口其才脅令降曰不死且富貴

不降卽燒夢汝鏞罵曰我爲宋臣死則死爾終不從汝
胡也元將怒命取睨箕穴其中加於鏞頸旁縱火燎之
鬚髮且盡鏞詞氣愈厲復以刃劫之罵益振遂遇害趙
謝併以城降實是年三月十日也屬清明墓祭鏞家人
上冢同舟次鼇山聞鏞之死凡三子二婦三孫二嬖伯
祖妣胡與其子妻二子併姑之子曾祖之側室若婢合
十七人悉驚悼赴水以死惟仲子澤民甫六歲亦在溺
中僕沈攔出而藏之黃猛洞裏青糍黑飯食之比五日
兵退始克還守閭妾利其篋笥復投置大水甕中僕朱

腳援出之得免袁氏得以不墜後昌元入元爲禮部尙書孟傳爲游東宣慰使深寧王先生每語及鏞事未嘗不閣淚太息而鄙二子之賣友也大德間袁清容求其家世不與心銜之比延祐修郡志前事沒而不書洪武丙辰四世孫珙慨前烈之無聞求余傳

丹臺外史論曰矢躍不可以羽回輪運不可以蓬止天下之勢人孰不知之彼陸秀夫輩自以死國之難故溺其妻子而不辭文履善艱難萬狀猶欲有爲豈當車而奮螳螂之臂哉誠以廉恥禮義有所懸之耳及其迫於

利害怵於事變喪其先志而負乎故人漉湔慚愧死亦
非夫矣謂知幾之士可乎故君子易於赴死難於就義
二三子孰順而孰安哉

黃浦先生傳

沈明臣

黃浦先生者上海人云上海雲閒支邑而雲閒四大姓
曰朱張顧陸先生姓朱氏名察卿字邦憲少時人稱曰
象岡已而自號曰醉石友人稱曰黃浦而黃浦最著於
士林已而行輩以古道相砥凡相稱引輒曰邦憲亦曰
朱生云邦憲爲人美風儀肥白便腹穎敏踰四五歲時

先輩以句屬對應聲答出人意外乃大奇之怡春秋經
課進士業超等十五補邑弟子員二十補國學連舉有
司不第遂棄去攻古文辭文不作先秦兩漢以下語詩
總唐初盛閒十四大家語撰著已定人或瑕瑜之輒彈
射竄易務當乃已常謂一字不繇古人齒頰卽非作者
云海內知名之士咸以不得交邦憲爲不比數故記室
中赤牘至數千里外內信使趾屬於道性好客丙舍
榻不得懸又喜任俠高誼感慨抵人之急盡已財力鄉
邑有爭輒爲分之人有德於邦憲著之肺腑雖家人子

女皆令不忘邦憲有德於人且暮忘之矣郡邑長吏至其地者聞其賢輒先投謁過朱生廬車馬塞巷人豔異之而朱生固嚙喈自咤曰寒士當如是耶揚摧文字外無一調語或講先生之業究當世之務迺疊疊焉客退輒鍵關讀書有黃令文煒者雅重朱生朱生益自退非屢召足不一入公府非以書通不自奏一刺後黃令死朱生經紀報稱之不愧國士邦憲父兩爲大邑令爲御史爲郡太守所至輒有異政所樹立多才賢者後爲官人至雲間輒來報稱朱生固遜不居有欲益其田宅者

乃以好言謝去之其人歎服謂生眞長者而少古之廉夫節婦爲不如云先是侍郎趙文華者貴幸一時勢甚熏灼嘗持節督察江南軍事諸有事所部大吏皆股慄不敢仰視生死在眉睫閒喜怒故有司自太守皆長跪道左不起侍郎故嘗德於朱之先世乃檄郡縣加禮朱生致之幕府願以軍功起家殊顯之時上海令者爲什仿劉克學克學奉檄惟謹一日三及朱生門致侍郎意旨殊甚固欲強朱生一行又言侍郎接遇殊禮故實在朱生爲朱生具舟楫供帳使人肅侯浦口趣朱生行朱